

汤显祖等原辑

说海

湯顯祖

袁宏道等评注

柯愈春编纂

伍

I242.1
226
:5

说 海

人
民
日
报
出
版
社

广虞初新志卷之三十三

黄山沙门弥本澹庵校

竹溪曹隐君传

史震林 悟冈

古歙竹溪曹隐君，松痴老人之子，吾友震亭之父也。松痴老人年五十，无子，祷于白岳真武庙，乃生隐君。性至孝，父好施，奉金于篋。施将尽，辄潜益之。尝筑室以养父，虑厌土木，乃托亲友邀父看松于黄山。逾月归，而轩阁新矣。

刚正宽厚，智略过人，慷慨有侠烈风。敬师友，恤亲族，行路有急，计之必周。赤手屡致万金，挥散中落，浩然自得。教震亭曰：“周急而仅以塞目前之责，是煦煦者非仁也；与朋友交，吝于责善，而独为君子，是孑孑者非义也；为师而蓄于口，居官而滥于手，衡文而眯于目，是败名以辱亲，非孝也。”震亭在京师，隐君寄《饭甑歌》，勉以先忧后乐，宜随分随力，时切此志。

一日渡江，舟遇风几覆，隐君危坐益恭，谓舟人曰：“管宁渡江，以一日科头，三晨晏起为过，吾之过多矣。”俄有神鸦集帆，帆落而舟定。

遇异人授以方书，能起危疾，暮年息游施药。园中有梅数十本，日以诗词课儿孙。书学南宫，诗爱香山，词宗稼轩，好《陆宣公集》、《皇极经世》、《楞严》诸书。尝阅《西青散记》，谓震亭

曰：“此诱人为善之书。”

易箴时，命震亭毋作行述，得渔樵辈合传足矣。

记何山逸士

史震林 悟冈

朱适庭，读书咏诗于何山孝隐峰之麓，悠然与流俗相远。吾友石杉长老，性高洁寡合，避喧何山之闻思庵。苏人惮其峻，多避之，惟适庭来甚洽。每造庵，辄取僻径，或独行旷野，杂渔樵为歌吟。遇机辨则以为不幸，遇骜贵则以为不祥。客诚适庭曰：“何乃尔为？”适庭曰：“世俗好规而恶矩，谀紫而谤朱，众之是戾性也。目不可以受芒，耳不可以纳糠，舌不可以习簪，额不可以就档，即且以多足行，郭索以无肠生，造物使独，非力所成。”客曰：“子于交何善？”适庭曰：“嗟乎，与鱼善而獭忌之，与鸟善而鹞嫉之。子不见夫敏虫与獠豸乎？为蛄蠃，为桑扈，为蛄蜺，为乌贼，为劬掇，为颠当，为奔蛸，为蛭蟥，为虹蜺，为濡需，此皆才智多能，秉持相胜。吾所惶汗惊侧，弗获传其心，竟其术者也。”客前席而请曰：“何谓？”适庭曰：“蛄蠃盗米，馁是用慰；桑扈窃脂，瘠是用肥；蛄蜺转丸，虽秽足欢；乌贼吐墨，设诡谋脱；肋掇媚灶，借暖自犒；颠当守门，防寇自存；奔蛸助懒，灼肪自斩；蛭蟥导客，多积自陨；虹蜺蝥胃，日月是昧；濡需附鬣，汤火将及；抑更有惭焉！为虫而善叩头，为鸟而忍批颊。”石杉长老闻之，岌岌然而笑。适庭忽谓石杉曰：“为饕餮者之口，其亦幸矣，而未常虚之也，为伛偻者之腰，其不幸矣，而未常直之也。手莫贱于赌，膝莫轻于谄，肠莫曲于利奴，足莫捷于

名仆。”石杉长老又岌岌然笑之。

兰 言

冒 襄 巢民

猗兰操，孔子称为“王者之香”，《元览》称为“百草之长，燕嬉之梦，天使谓兰有国香，人服媚之。”此颂兰之鼻祖也。

左思《齐都赋》：“其草则杜若、薜菊，石兰、芷蕙，紫茎彤颖，细叶缥带。”颜师古赋：“惟奇卉之灵德，禀国香于自然。咏秀质于楚赋，腾芳声于汉篇。若光风细转，清露微悬，紫茎膏润，绿叶永鲜；若翠羽之群集，譬彤霞之竞然。”又杨炯《幽兰赋》：“维幽兰之芳草，禀天地之淳精；抱青紫之奇色，挺龙虎之嘉名。彤颖缥带之称，与膏润冰鲜；翠羽彤霞之喻，可为三湘七泽小影。锡嘉名于龙虎，恐与湘君未惬也。至于光风转蕙，泛讯崇兰，风无形质，何从见光。惟春夏之交，兰叶滋荣，咸受风润，风之光从叶上见，故曰光风，又曰风光。月令著之四月，人习矣不察，未尝于叶上验之。不独光在兰叶也，泛字亦有悟门。”

《楚辞》：“既滋兰之九畹兮，又树蕙之百亩。”十二亩为畹，三百四十步为亩，以地之遥廓计之。膏香芬郁，披拂飘扬，不知是何芳谱，是何香国，以视我几席上盆盎数枝，仅堪作幽人之佩耳。

魏武帝以绿叶紫花之蕙，为香烧之，岂古人所谓“兰蕙氤氲”者耶？

兰生幽谷，不以无人而不芳。又曰与善人居，如入芝兰之室，久而不闻其香，自芳兰之静性也。久而不闻，香之殊境也。此不可与百卉众花道。

罗君章官时，有白雀栖其堂。还家，阶庭之间，藁生兰菊，此德瑞也。王摩诘贮兰以黄磁斗，养以绮石，累年弥盛。此清赏也。若霍定与友人游曲江，以千金窃贵侯庭榭中兰花插帽，兼自持往绮罗藁中卖之。士女争买，抛掷金钱。非不窃附豪宕，恐大有玷于绝壑深林、幽香独媚也。

《楚辞》所咏，曰兰、曰荪、曰菝、曰药、曰蕝、曰芷、曰荃、曰蕙、曰薰、曰薜荔、曰江离、曰杜若、曰揭车、曰留夷，释者一切谓之香草而已，皆兰之属也。兰，香草也。散生山谷，紫茎赤节，绿叶光润，一干一花，幽香清远。或白，或紫，或浅碧。尝开于春初，实吐苞于深秋，含萼于三冬。冰霜之下，高深自如。雨露时濡，挺芳可至初夏。余小窗培植既久，每一花相对半年。君子之交，淡而可久若此。

黄山谷云：“一干一花而香有馀者为兰，一干数花而香不足者为蕙。”此言兴兰也。又以“花开正月者兰，香清而雅，一干五七花。三四月开者蕙，香浓而浊。又有叶阔如建兰者，一干六七花，发于秋间，故知建兰亦蕙也哉。”山谷以兰从君子，蕙比士大夫。又山谷于保安僧居，开西牖以养蕙，东牖以养兰。建兰谱称建品之奇，白曰鱼魮，或名玉干，或名玉魮，是花也，妙香殊胜，一可当百。他种皆叶罩花，而此独花架叶，如山谷所云“香浓而浊”之蕙，岂得与之品齐？又闻建兰之种，未易名状，勿采之愿，当结来生。

石门山，在蜀之庆符县南，下瞰石门江。其林薄间，兰种甚多，有春兰、夏兰、秋兰、凤尾兰、素兰、石兰、竹叶兰、玉梗兰。春兰花生叶下，秋兰花生叶上。《楚辞》云“疏石兰兮以为芳”，岂即指此耶？

蜀中有花，名赛兰香，又名伊兰花，花小如金粟，香特馥郁，戴之发髻，香闻数十步，经久不散。粤之珍珠鱼子，想亦同此。又一种兰，叶尖长，有花红白，俗名为燕尾香。又风兰，一名挂兰，

不土而生，小篮贮挂树上，细花微香，人称仙草。皆见闻中之当纪者。

《礼记》妇人佩帨，或赐之茝兰则受。献诸舅姑，以兰之最贵于群花。若蜂采百花，皆置翅股间。惟采兰花则拱背入房，以献于王。微虫亦知贵花礼王若此。

凡兰开皆有一滴珠露，含于蕊间花下，此谓兰膏。甘香不啻沆瀣，多取损花。昨几上兰花初植，辄有一蜂采露，驱之不去。此亦何从生，何从至，何所闻而来？物类感召无端又若此。

兰待女子种则香，故名待女花，宜男草是其绝对也。又闻兰不经女子膏沐手，虽香不芳。

《诗》曰：“回芳薄秀木”，言风吹兰气回转也。又曰“翡翠戏兰苕”，言兰之秀，枝枝鲜明，故曰苕。

余乙卯丙辰，仅五六岁，先祖大夫携之会昌官署。会昌属虔，虔兰冠于江右。犹记数十盆盎，绕廊而蒔之。叶肥花茂，视兰大易易也。是时先伯祖别驾公宦闽，谓闽之叶直花白者，盖十倍芳滋于虔兰也。后随先祖辛酉入蜀，蜀之兰无异于虔。辛巳，省觐先宪副于南岳，道出湘浦，九畹百亩，极目错趾，无非香草。乃罹兵火，奉母遄归，未得穷访深谷以遂幽寻。今之初春晚春，负土移根者，皆宛陵、阳羨诸山所产，即觅得闽虔者，不永数年，咸萎霜雪矣。

忆辛巳春，过兰溪，见邑大门，悬王仲山先生所书“观灏采兰”四大字，极其道拔。时凌遽解缆，未访同心，不知兹邑以兰得名，所产何如？

辛丑夏，余滞邗上，时闺中有小姬扣扣，因盆兰盛放，寄小笺云：“见兰之受露，感人之离思。”余归，戏询曰：“那得此好句，生笔下如许姿制耶？”答云：“选赋‘见红兰之受露’，我仅剪却一红字耳。”去今十六年，扣扣化影梅庵畔黄土者十三年矣。更忆四十三年前，是为庚午之春，谭友夏寄《雪兰辞》索和，题中有

“兰产石中，一茎一花，花开如雪”语，余为和之。楚人竞赏兰，古有殷红，今有白雪，两见于同心之言。集兰之馀，追思一概。

又乙卯初春，于梅公行笥，得大错所修《鸡足山志》，读之。鸡足产兰，有紫有朱，有蜜色、碧玉色，而以雪兰为第一。开于深冬，其色如雪，鲜洁可怜。大错为吾友钱开少，亦可与雪兰俪其芳洁者矣。

《离骚》以香草为喻，然于荃蕙之属，时为君子，时为小人，惟兰蕙则必属之好修之士。言兰者凡十五见，言蕙者凡十二见，秋兰三见，木兰三见，石兰一见。然则兰殆香草之冠欤？巢氏冒君，以朋友为性命，金兰之契，遍于海宇。九畹馥而百亩芬，宜其叙兰事如数家珍也。心斋

饭有十二合说

张 英 学圃①

一 之 稻

古称饭之美者，则有元山之禾。精凿白粲，昔人所重。吾乡

① 张英（1637—1708），清初文学家。字梦敦，号敦复，一号学圃，晚号圃翁，安徽桐城人。康熙六年进士，授翰林院编修，官至文华殿大学士。卒谥文端。著《存诚堂集》、《笃素堂集》，今存。

稻有三种：有早熟者，有中熟者，有晚熟者。早晚所熟，皆不及中熟之佳。蔡邕《月令章句》云：“时在李秋，谓之半夏。”稻滋味清淑颐养为宜颂曰：

诗称香稻，如雪流匙。辨种尝味，迟熟攸宜。益脾健胃，百福所基。

二 之 炊

朝鲜人善炊饭，颗粒朗然，而柔腻香泽，倘所谓中边皆腴者耶！又闻之静海励先生：“炊米汁勿倾去，留以蕴酿，则气味全，火宜缓，水宜减。”盖有道焉。鲁莽灭裂，是与暴殄天物者等也。颂曰：

释之洩洩，蒸之浮浮。炊我长腰，质粹香留。谨视火候，丹鼎功侔。

三 之 肴

《礼》曰：“居山不以鱼鳖为礼，居泽不以麋鹿为礼。”食地之所产，则滋味鲜而物力省。近见人家宴会，每以珍错为奇。不知鸡豚鱼虾，本有至味。内则所载养老人八珍，皆寻常羊豕，特烹炮异味耳，何尝广搜异味哉？且每食一荤，则肠胃不杂，而得以尽其滋味之美。山海罗列，腥荤杂进，既为伤身侈费，亦乖颐养之道，所当深戒者也。颂曰：

甘毳芳鲜，是为侯鯖。脾宽则化，腹虚则灵。戒尔饕餮，视此鼎铭。

四 之 蔬

古人称早韭晚崧，山厨珍味。城中鬻蔬者，采摘非时，复为风日所损，真味漓矣。自种一亩蔬，时其老稚而取之。含露负霜，甘芳脆美，诗人所谓有道在葵藿耶。颂曰：

蔓菁芦菔，其甘如饴。美胜梁肉，晚食亦奇。菜根不厌，百事可为。

五 之 修

古称脯修，亦所以佐匕箸。山雉泽臯，鹿脯鱼鼈，昔人往往见之篇什。但取一种，可以侑食，毋为侈靡奇巧。颂曰：

饱尝世味，如彼鸡肋。聊资醢脯，以妥家食。炮炙肥甘，腑胃之贼。

六 之 菹

盐豉寒菹，古人所谓旨畜以御冬也，以清脆甘芬为贵。食既而嚼，口吻爽隽，为益多矣。颂曰：

甫里幽居，爰赋杞菊。红姜紫茄，青笋黄独。告我妇子，储备宜夙。

七 之 羹

古人每饭，羹左食右。又曰若作和羹，尔为盐梅。羹之为用，宜备五味，以宣泄补益，由来尚矣。古人饭而以汤沃之曰飧，言取饱也。老者易于哽咽，于羹尤宜。颂曰：

新妇执馈，爰作羹汤。和以芍药，椒芬馥香。以代祝哽，祇奉高堂。

八 之 茗

食毕而茗，所以解荤腥，涤齿颊，以通利肠胃也。茗以温醇为贵，芥片、武夷、六安三种最良。石泉佳茗，最是清福。颂曰：

松风既鸣，蟹眼将沸。月团手烹，以涤滞郁。丹田紫关，香气腾拂。

九 之 时

人所最重者食也，食所最重者时也。山梁雌雉，子曰“时哉时哉”。固有珍膳当前，而困于酒食者，失其时也。有葵藿而欣然一饱者，得其时也。樊笼之鸟，饲以稻粱，而羽毛锻敝。山溪之鸟，五步一饮，十步一啄，而飞鸣自得者，时与不时之异也。当饱而食曰非时，当饥而不食曰非时。适当其可谓之时。噫，难为名利中人言哉。颂曰：

晨起腹虚，载游樊圃。容与花间，香生肺腑。思食而食，奚羨华腠。

十 之 器

器以磁为宜，但取精洁，毋尚细巧。磁太佳则脆薄，易于伤损，心反为其所役，而无自适之趣矣。予但取其中者。颂曰：

绳床棊几，净扫无尘。花磁莹润，参伍以陈。陋彼金玉，萦扰心神。

十一 之地

吁，食岂易言哉？冬则温密之室，焚名香，然兽炭；春则柳堂花榭；夏则或临水，或依竹，或荫乔林之阴，或坐片石之上；秋则晴窗高阁。皆所以顺四时之序，又必远尘埃，避风日。帘幕当施，则围坐斗室；轩窗当启，则远见林壑。斯飧香饮翠，可以助吾藜藿鸡黍之趣。食岂易言哉！颂曰：

食以养生，以畅为福。相彼阴阳，时其凉燠。以适我情，以果我腹。

十二 之 侣

独酌太寂，群餐太嚣。虽然，非其人则移床远客，不如其寂也。或良友同餐，或妻子共食，但取三四人，毋多而嚣。颂曰：

肃然以敬，雍然以和。不淫不侈，不烦不苛。式饮式食，受福孔多。

余向苦胃弱，日食不过合许。此腹终岁枵然，未尝一饱，见健饭者辄羨之，非不欲饱也，不能饱也。昔东坡与客有晶饭，又有羹饭，虽曰游戏，终属冷淡生活。今读此篇，诚不啻大嚼矣。心斋

兵 仗 记

王 晔

古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备。《易》曰：“君子以除戎器，戒不虞。”盖自庖牺始造干戈，蚩尤继作五兵，而后兵之器遂日多。

干一名盾，即今旁牌是也。宋太宗闻南方以标枪旁牌为兵，令萧延皓取广德军习之。军士之用标牌，此其始也。有大而平者曰吴魁，本出于吴，为魁帅者所持也。狭而长者曰步盾，步兵所持，与刃相配者也。狭而短者曰子盾，车上所持者也。子，小称也。戈如戟而横安刃，直刃长八寸，横刃长六寸，刃下接柄处长四寸，并广二寸，柄长六尺六寸，用主于胡。胡即矛之旁出者。胡过于直则倨，但可以刺。胡过于曲则句，但可以钩。人惟得其中制，往无不利。

夫蚩尤所谓五兵者，戈、殳、戟、酋、矛，而周官即以为车之五兵。戈居五兵之先者，以五兵之所以便于用者惟戈也。殳即殳也，《礼》书作八觚形，或曰如杖，长丈二尺而无刃，主于击。戟《释名》曰格也，旁有枝格也，长丈六尺。《实录》曰：“如枪两歧，置刃谓之戟。”有手所持摘之戟，曰手戟。有车上所持之戟，曰车载。《风土记》曰：“用戟奋扬俯仰，能兼五兵。酋即矛也，矛长二丈者为酋矛，酋之为言就也，近而就之也。矛，《通俗文》曰：“长八尺谓之稍，稍者马上所持，言其稍稍便杀也。”一曰激矛，激截也，可以激截敌阵之矛也。若夫头有三叉者曰仇矛，言可以讨仇敌也。长九尺者曰稊矛。稊，霍也，言所中霍然即破裂也。长

丈八尺者曰蛇矛，刘曜曰“丈八蛇矛左右盘”是也。

至于周之步卒，五兵则以弓、矢、戈、殳、矛。《汉书》注五兵，则又矛、戟、弓、剑、戈也。弓长六尺六寸谓之上制，六尺三寸谓之中制，六尺谓之下制。弓末曰箛，弓中央曰肘，弓闪面曰泚，矢末曰括，矢根曰镞，又曰鏃，以角曰弓，以木曰弧，以竹曰箭，以木曰矢。邱濬曰：“凡兵所及，不过丈尺之间，惟弓矢则有百步之威。折其势于末，至挫其锐于尚远，兵器诚莫有先之者也，故曰弧矢之利，以威天下。”弓之施臂而机发者曰弩。古之神弩，大黄偏架，虽失其传，近世临敌，多用伏弩。以及跳镫合蝉、运臂手射、双弓床、三弓床、次三弓诸弩，亦发无不中者。剑，检也。所以防检非常也，厚脊短身，颇称便用。剑之最短者曰匕首。其头类匕，故曰匕首，长一尺八寸。刀之中亦有短者，曰拍髀，带时拍髀旁也。其大刀曰铍，刃端可以披决也。斩马刀亦名斫刀，长七尺，刃长三尺，柄长四尺，下用铁钻，马步水阳，咸可用也。有形如眉尖者曰眉尖刀，如凤嘴者曰凤嘴刀，如偃月者曰偃月刀，头屈者曰屈刀，面方者曰方刀，更有钩刀、手刀、锯刀、棹刀、太平刀、定武刀、朝天刀、开天刀、开阵刀、划阵刀、偏刀、单刀，各因其人所使家数，以斩伐到其所乃击之也。

与戈矛同以刺为用者，枪为利。《实录》曰：“黄帝与蚩尤战，即有枪。”《续事始》曰：“诸葛亮制苦竹枪，长二丈五尺。”第长枪之法，独精杨氏，号为梨花，变幻莫测，后世鲜得其奥。迄今行于世者曰沙家枪，曰马家枪，曰金家枪，曰张飞神枪，曰五显神枪，曰拐突枪，曰拐刀枪，曰峨眉枪，曰月枪，曰地舌枪。至步兵所宜用者为素木枪、若锥枪、鸦颈枪、太宁笔枪，则其类也。执牌人所用者为标枪，若梭枪、搗马突枪，犁头标、紫金标，则其类也。

外此，钹之制有二：曰铁钹，曰木钹。铁钹之头，直刃横齿，皆铁。木钹，铁刃木横上施铁齿、铁皮裹钉。其使钹之家五：曰

雄牛出阵钹，曰山门七埋尖钹，曰番王倒角钹，曰直行虎钹，曰稍栏跟进钹。叉之制有二：曰镜叉，曰鱼尾叉。镜叉纯铁为头，下用铁镢。鱼尾叉连靶长一尺五寸，左右有鱼尾。叉刃向上者长，向下者短，中有响铁圆叶。此四者，皆以桐檀木为杆。长各七八尺，只鱼尾叉杆五尺耳。进退攻击，可杀可禦，皆善也。锤之制有二：曰铁锤，曰流星锤。铁锤蒜头短柄，重四十斤，即朱亥尝用杀晋鄙者也。流星锤状若秤锤，飞若流星，即张良尝用误击副车者也。棒之制有六，咸取坚重木为之，长四五尺。一铁裹其上者，谓之诃梨棒；一首施锐刃，下作倒双钩者，谓之钩棒；一无刃而钩以铁抓，谓之抓子棒；一直针于上如狼牙者，谓之狼牙棒；一如狼牙本末均大者，谓之杵棒；一如农夫打麦之耰，以铁饰之，利于自上击下者，谓之铁连夹棒。有形一而名殊者，大斧是也。本长柯一面刃，而名有开山、静燕、日华、无敌之不同。有名殊而形似者，斧钺是也。斧为威，钺为扬，而实有斧小钺大之各异。有与剑相类者为铁铜，无刃起四棱，言方棱似铜也。有与铜相类者为铁鞭，纯铁为之，状如竹根节也。鞭铜大小长短，各随力所胜用之人。若欲进步则凿，缩步则割。莫如天蓬铲，形类半月，四向皆利刃，柄长八九尺，下用铁钻，洵兵器中之最利者。

至如棍，本非战阵所宜用，然习诸兵先，宜习棍，能尽此中之阴阳奇正，手足进退伸缩之法，则诸技推类易精。棍以桐檀木为之，用者虽多，而美善群推少林。两军相当，兵刃矢石叠至，而欲为行伍之蕃蔽，则非狼筈藤牌不可。筈之竹宜节密枝坚，杪加利刃，务选力大之人授之。用器而不为器所累，则工牌制。古有圆长二式。近以藤为团牌，体轻而坚，不畏雨湿，步兵用此称便。但二者能御而不能杀，主卫而不主刺，非有诸利器相资，鲜有成功。虽然，五兵之用，长短兼制，俱相须而不可偏废也。能长以卫短，短以济长，神而明之，是在善用兵者矣。

周白山曰：笔法古劲似《檀弓》、《考工》，亦似《广雅》。兵制分列罗布，可补戚南塘《新书》所未详。

叔惊澜曰：兵制考核详明，不失累黍。其中或详或略，古致错落，读一过，觉纵横闪烁，胸中似藏数万甲兵。自是绝大文章，足令小儒扞舌。

《吴志》上曰：考据精详，叙次错落，自是君家武库文章。

吴舒凫曰：古者士皆习射，干戚诸器，则自乐舞时学之。五兵之制，载在典礼。后世军器益增，仅设少府盟作院主之，以授武人。而敎干楨戈，远逊三代矣。松溪此记，考核制度，稍为论列，可补周官汉图。注疏其不闾入，末季火器，尤为典要也。

三代之战也以车，后世之战也以骑。其战殊，则其所以为战之器亦殊。苟欲以往古之兵，供后世之用，吾知其必不当也。若夫吾侪读书论世，亦第稽其制度之同异，名目之分庞已耳，庸何伤。然战阵有战阵之兵仗，儒者亦有儒者之兵仗，文士复有文士之兵仗。战阵兵仗，记中所载是已。若夫忠信以为甲冑，礼义以为干櫓，虽刀锯鼎镬在前，不能使之丧其所守，是儒者之兵仗也。笔锋之犀利，文阵之精坚，直扫横攻，一往莫御，此文士之兵仗也。吾第守吾之所长，磨厉以须，勿使朽腐，使人望而畏之，不亦可乎？然此皆一偏之辞，而非所论于圣贤之大道也。孔子曰：“有文事者，必有武备。”岂仅区区弄兹桑柔翰，遂足为孔子之徒哉！夫上马讨贼，下马草露布，昔之文士，已优为之。至若小范老子之胸中甲兵，寇莱公之为北门锁钥，檀道济之为万里长城，皆足以御侮于无形，而屈人于不战。其为兵仗，不益可为国家攸赖者哉？吾是以读丹麓之记，而不胜慨慕乎其人也！心斋

记睡和尚

史震林 悟冈

乾隆辛酉科，李生应举不第，与其友王生，叩于华阳睡和尚。和尚不知何方来，与之语辄睡。言人功过皆中，而旬月闭目，问之弗言。无人或自言曰：“可怜，可怜。”两生素负才屡擢，将老，登茅山大哭，跪和尚前，乞一言而后起。和尚徐顾李生曰：“子之妇三溺女而弗禁，寿且大折，得男亦残废不才，遑念富贵乎？”谓王生曰：“子刻于财，冒于色者也。”生自陈无过。和尚曰：“贷金于人，息乃加五。”生曰：“否也。”和尚曰：“贫者迟偿，并息于本，岁两易券否乎？”王生自谓未尝犯淫。曰：“宁必身犯哉？窥之目淫也，戏之口淫也，咏之笔淫也，梦之梦淫也，思之意淫也。”和尚闭目不复言。有蒋生失馆而饿，叩和尚，和尚作呼犬声。蒋愧悟，拜而去。蒋于馆食肉有皮，辄呼犬掷之。

湖西放生庵，明季僧悲愿所筑也。庵残毁，数十年僧无至者。一僧忽至，席黄茅，枕一草屨而睡，或曰华阳睡和尚也。菱台冯处士观之，著单破衲，露左肩，跣足，一草履在旁。内藉芦花，处士供以蔬笋。有问者，则趺坐闭目应之。王家妇既嫁而暗，举止狂乱，十馀年不治。夫挈之叩和尚，和尚曰：“字纸衬鞋底可乎？”遂谓众人曰：“窗眼墙罅中有塞废字者，宜速焚之，勿狼籍入秽处，受恶报也。”庄姓者，富而忽贫，冻馁，意欲自尽。和尚曰：“以朽米饲猪，而饥者弗施半勺；以故绵藉犬，而寒者弗舍寸丝。虽死无善趣耳！”邻邑马生，课徒庵北，性褊躁，善侮谤师友，向和